

想起一起看世界杯的兄弟们

她就对某男编辑有了意思。

某天，那男编辑因熬夜看球受凉感冒了，女孩儿竟默默去药店买来了药，这下可更是引发了整间办公室的集体起哄……那寡言的、略有几分羞怯的男编辑，在我们围追阻截下，最终不得不曝露了自己的地下恋情。

另外一个开心果是我们的摄影记者，我们叫他“某医生”。这个绰号源于他特立独行的选择，他医科大学毕业，却因为挚爱摄影，排除千难万险，进入报社端起了照相机。

“某医生”是阿根廷队的“死忠粉”，每逢阿根廷队比赛，他都会贴身穿起蓝白条纹的球衣，为心中的主队祈福。2014年决赛，那个内向而敏感的巨婴总统梅西，球场上拼得都忍不住呕吐，却仍然不得不黯然作别大力神杯。

每当这样的失败来临，“某医生”都会长久呆坐，哪怕有捣蛋鬼指着他发红的眼圈讥笑，他也岿然不动，继续为阿根廷哭泣。

阿迷这样的情深意长，在中国的70后、80后男性球迷中，其实非常“泛滥”，很难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，这就如同阿迷的央视解说员贺炜所说，这就是爱，无需用理由，也无关成败。

说到我自己，每逢世界杯来袭，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撰写球评。那个时候我乐此不疲地炮制出一篇篇词藻华丽的美文，汇入到彼时国内美文球评的洪流之中，用各式各样的比喻，去捕捉炎炎烈日下那些鲜活的魅影。

诸如会拉小提琴的左脚（指克罗地亚队的苏克）、金色轰炸机（指德国队的克林斯曼）等等花里胡哨的特定用语，源源不断地出笼；而凡写

英格兰队必提莎士比亚，写阿根廷又定会祭出博尔赫斯，这样的组合，最终也被我们用成了套路。

我当然深知，现代足球早已进化成为纪律和强力决胜的运动，但私心里却尤为珍视世界杯赛场上忽隐忽现、偶尔又大火燎原的艺术足球的幽灵，其中暗藏的灵性和神秘，我自认更契合我血液脉动的节拍。这也是为什么西班牙队2010年夺冠后，我会那样的热血沸腾。我在赛后的球评里这样写道：“那是另一种形式的弗拉门戈，始终在找寻那终极的神秘，参悟身体里的潮汐。所以他们总是等待，甚至刻意地闲散，让身体去摹仿灵魂的优雅……”

此刻，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个冬季，我想起如今各奔东西的小伙伴们过往那些痴情和冲动，自有一份感动在其中，余温犹在，无可替代。我想起过去那些做完了特刊的夜晚，深夜一两点钟，清样毕登，我们会结伴小酌，聊赋饥肠。

有一家牛肉面我至今难忘，它破败的店面深藏于一坡蜿蜒、曲折的坡道边，我们开车前往，甚至要在闹市中穿过一个神奇的隧道。隧道的尽头，就是那召唤着我们的温暖灯光。我们人手一个搪瓷碗，里头是清爽可口的牛肉和面条。有人一边叫来小瓶儿的白酒，一边发出夸张的咂摸声。没有任何理由，哄堂大笑就会席卷了在场的所有人。

那笑声是那样的旁若无人，沿悠悠的小道传出去很远，跨越经年，又传到此刻我独自打字的案头前。

金佛山探树

不散，细小的水雾中藏着邀请。夹道欢迎的方竹，素色黧然。

其实，金佛山鼎鼎有名的方竹笋，只识其味，是在餐桌上，而在生命安然的地方，这里可以得到另一种新鲜之见。同样是竹林，恍惚一看是圆柱形的根茎，细看，果然有棱角，是长方体的茎秆，主茎细小，从直径1厘米到3厘米不等，但整整齐齐疑似人工栽培。金佛山的方竹笋是特有的品种，但没人说得清它们的基因因为何如此。

方竹林不茂密，如青春期一般，它们不及北碚缙云山、綦江九锅箐、永川茶山竹海那般如绿纱倾覆，人就在青纱帐里如梦如幻。金佛山的方竹都不高大，一直给人一种长期的错觉，它们不是主角，主角是杜鹃。

阔柄杜鹃是这里最常见的杜鹃，水红色的花朵，似穗状大铃铛，略垂着头，挂在湿漉漉的树梢。它们是常绿灌木或小乔木，再过一两周，全面绽放的时候，就会像烟花迸发，四面八方宣告着美丽的身体。

那是一种繁华和热闹。真实的植物杜鹃一点也不低调，在深山中，它似乎是女王，高傲的妖娆的，唯我独尊。在这样一个百花唱娇的节气里。

世人常见红色、深粉色杜鹃，而黄色的杜鹃就显得稀少和珍贵。

听说有一种黄杜鹃，呈淡黄色，像少女的纱笼。说来也怪，其他同类相比，黄杜鹃最大

的特点就是含有毒性，羊误食后严重的会倒地、出现抽筋等中毒症状。如此一来，想近距离嗅闻者，也心有戚戚，担心那美丽的气味会让人各种不适。

其实，这也是美丽事物的自保。这在达尔文的进化论里，有科学的论证。

初春，还以为为是梨花或李花，反正高山山谷里的花期都来得比较晚，白茫茫的一片，花蕊密集示人，宣告着生命的欣喜。

崖壁杜鹃并不只一株，它生长在许多拐弯之处，岩石缝隙里，稍不注意，人就会错过。但，稍事停留，又能发现它们傲然奔放的花朵。

跋涉金佛山，不一定要人多，甚至独自一人，更有味道。漫步的时间不用太长，一两个小时，再停下来想一想，看看深山里云与雾，灵性便可增长。

喧哗的杜鹃盛开也好，清淡的方竹林低语也罢，还有小巧婉约的崖壁杜鹃，以及野黄柏、柴胡、川防风……它们似乎未经人类刻意雕琢，顺从本性自然生发，自然灭亡。

在这深山远林中，人定胜天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就生出了惬意。不过，我觉得惬意是好事，毕竟谦虚使人进步。

大自然能教育我们的实在太多。

□贺斌

这世上，居然有一份可以肆无忌惮、不受限制，你的上司还生怕你看漏了看少了世界杯的工作，你信吗？

1995年到2015年期间，我就从事着这样一份工作，直接或间接，连续或间断地当着一名体育记者或是编辑。

这样算来，我总共经历了长达5届的专业世界杯观众的人生。20年的时间里，每当新一届世界杯再次款款而来，我的小心脏就会如约蹦蹦起来，我知道，又一段狂欢的日子来到了。

当年，每当世界杯到来，各家媒体都会抢占了贴身“肉搏”。我所在的报社同对手较量的常规武器就是扩大版量，6个版、8个版，甚至12个版的世界杯特刊，就那么轰隆隆地开上了市场。

我们会集结十几名精锐，临时组成特刊突击队，这些跨部门的世界杯铁粉于是也拥有了最正当的理由，聚集办公室内围观比赛。

重返集体生活的小刺激，自然会催生现在回想难免莞尔的小插曲。在那个时候我们总会忍不住相互打趣说，世界杯一来，我们这帮人一起吃、睡、玩闹的时间绝对数倍于各自的伴侣和家人。

一位新来的实习记者，刚一上岗就赶上了某届世界杯。女孩儿工作积极主动，写起稿来也颇有几分小文艺、小清新的范儿。天天和我们这一堆痴狂的球迷在一起，也不知从何时起，

□张爻

一切古老的事物都令人沉醉，比如古杜鹃树、古桂圆林、古黄葛树、古樱桃树，上了一世纪的年轮，它们有理由“作古”，因为现代社会太快太忙，十年就可以是个新世界。

好花不开常开，好景不常在，它们偏偏就常开常在。

这些古树，完全是背道而驰。

好在，它们都深居沟壑纵横、人类罕迹之处。和那些在超市、站台口有着同样基因的花卉、水果略显不同。

金佛山，我去过很多次，但每一次都有新发现，不管是第一次的贪多求全，还是在后来的跋涉中只钟情于一处一地一物，都有斩获。这就是深山与森林给予人类的赐予。

它们看似仅仅是个植物部落，但四季在高低不一的植物里播撒生命的契机和变化，这足以证明自然界比人类还要常换常新。

那种新，是细小的，从春分、惊蛰、白露到冬至，各种不同。且不说二十四节气里灌木、乔木、针叶林各有不同，即使连续阴霾之日，慧眼的人，也能从中观察到生命的循序渐近。

金佛山不乏妙物，杜鹃也不仅仅是在繁盛的时候才惹人流连。那些苍老、茁壮的古杜鹃已经给集中圈地了，这很方便游客，也是为了更好保护这些珍稀树种。

当我再次探访金佛山时，雾气在山间迟迟

□郑劲松

毋庸讳言，“互联网+”时代正在改变固有的文化生态，也在拓展、营造甚至创造着与现实“平行”的文化时空。11月，市文化旅游委与重庆日报联合出品的重庆日报云剧场，给人们及时送上了精神或心灵上的陪护。

重庆日报云剧场自11月19日开播至30日，先是每天一部，27日起每天两部，通过重庆日报视频号、抖音号等平台，以直播方式推出了一组来自重庆各大文艺院团的川剧、话剧、京剧、舞剧、音乐会精品，大多剧目都是本土“爆款”产品，曾亮相国内外舞台并获各种大奖，目前已播的有：川剧《李亚仙》《江姐》《中国公主杜兰朵》，话剧《河街茶馆》《雾重庆》《幸存者》《红岩魂》，歌剧《尘埃落定》《一江清水向东流》，京剧《双枪惠娘》，以及民族管弦乐音乐会和芭蕾舞专场演出等。

可以说，这一桌营养颜值双高的正能量“好菜”，确实代表着重庆本土文化特色，更代表着本土舞台艺术的最高水平和最新成就。文化大餐“云集”，既给市民带来了精神和情绪上的治愈与抚慰，也从另一个角度让市民感受了重庆独特的城市精神与文化情怀。

第一天亮相云端的川剧《李亚仙》，是重庆市川剧院继《金子》之后又一精品力作，脱胎于明代传奇故事《绣襦记》，生动塑造了一个既至真、至纯、至性又不失自尊、自爱、自省的古代女性。主演沈铁梅，三次夺得中国戏剧梅花奖，是业界公认的“川剧声腔第一人”。

重庆地方特色是这批剧目最大的特色。以话剧《河街茶馆》《雾重庆》为例，前者是当代原创，后者是经典重排。《雾重庆》系作家宋之的1940年写于重庆并在国泰大戏院首演的话剧代表作，被认为是抗战爆发后第一部揭露“国统区”罪恶社会的现实主义优秀剧作，重庆市话剧院排演的已是该剧诞生80多年来的第五个版本。话剧《河街茶馆》同样描写抗战时期的重庆，以重庆大轰炸为背景，以巴渝文化为底蕴，河街茶馆为中心，穿插民风民俗，融入本土方言、民歌、川江号子等元素，聚焦“唱曲、喊号子、打火罐、抬滑竿”的底层百姓，表现普通民众的爱国情怀、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。

重庆地方特色的另一个体现是，突出了重庆本土红色文化经典《红岩》的关联。京剧《双枪惠娘》就是根据《红岩》中“双枪老太婆”的传奇故事改编创作。川剧《江姐》更是直接取材于小说《红岩》，借鉴同名歌剧剧本，但又突破了以唱为主的歌剧形式，强化了戏曲程式和川剧艺术声腔特色。话剧《红岩魂》也改编自小说《红岩》，主要讲述重庆解放前夕，渣

云中有一朵艺术的云

滓洞监狱的“政治犯们”准备越狱自救的故事，深刻揭示“信仰”与“忠诚”的主题。话剧《幸存者》同样歌颂红岩英烈，但视角完全不同，讲述的是女主角何芬几十年来不断追寻恋人穆之先在重庆“11·27”大屠杀中死去真相的故事。

如果说以上剧目偏重于历史，由重庆市歌剧院/重庆交响乐团创排的《一江清水向东流》则将视角转向了当下，是全国首部以长江生态文明建设为主题的现实题材民族歌剧。该剧以生态保护中的长江江湾为核心事件，通过两个家庭四个人物的叙事视角，展现了生态与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、命运沉浮和发展转变，寄托了“一江清水向东流”的美好愿景。剧中有不少重庆方言和音乐元素如土家族山歌啰儿调等，也令人格外亲切。

与本土特色和传统文化不同的是，重庆芭蕾舞团的芭蕾舞专场演出《幻妆芭蕾》显得十分洋气。演员们将西方芭蕾艺术与重庆独特的地形地貌相融合，用足尖芭蕾勾勒重庆山水的独特轮廓，让观众既可欣赏到芭蕾舞的唯美，又能体会到重庆独特的人文风情。

彰显重庆人文底蕴的民族管弦乐音乐会《思君不见下渝州》，是一次与传统诗词的对话和致敬，其创意策划来自《重庆日报》几年前的《重走古诗路 思君下渝州》系列报道，重庆古诗词构成了音乐会的结构主线。民族乐团艺术家们倾情演绎，11首巴渝主题古诗词与古琴、箫、琵琶等乐器幻化出11部乐曲，诗词音乐水乳交融，合唱、对唱、吟诵陆续出现，一幅千里巴渝行旅图徐徐展开，“山水之城、美丽之地”的重庆画卷令人痴迷。

限于篇幅，无需过多例举，“云中这朵艺术的云”已十分惊艳。据报道，截至11月30日，单是重庆日报视频号，已累计60万人次观看。作为高雅艺术而言，这样的效果已令人欣慰。

不言而喻，云剧场开设的初衷是为市民的居家生活提供精神食粮，缓解心理压力与情绪焦虑，同时，满足精神层次的高级需求。我更愿意看到云剧场带来的另一种启示：不少观众认为，很多优秀剧目在线下演出时，由于场地距离、票价及个人时间等因素限制，自己很难有机会现场观看，通过云剧场观赏，就是福利满满的文化民生。也有观众认为，云剧场也是本土艺术很好的宣传形式，增进了大家对重庆川剧、京剧、话剧、歌剧以及芭蕾舞、民乐的了解和认知，培育了潜在线下观众，为疫情后线下剧场的繁荣埋下了“伏笔”。

笔者同样认为，伴随着信息技术特别是新媒体的发展，云剧场可以视为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、本土原创文化传播推广的新探索。我坚信，云剧场打开的这朵“艺术云”，必将在重庆的艺术天空中生根发芽，迎来繁花似锦的春天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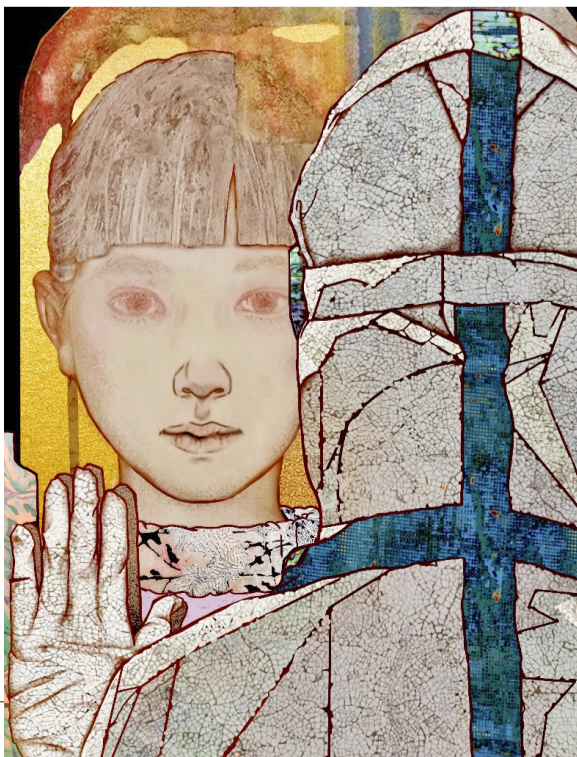
▲复苏(油画) 邓乔木



◀守望家园(油画) 唐雨竹



▲寒尽春生(中国画) 徐梦群



◀奉献(综合画种) 李守相